

生活百味

石港甯糕



彩霞飞

周末回老家石港,看到街上好几家茶食店的甯糕上市了,一盒盒摆满柜台,买几盒带给奶奶,这可是她的最爱。

甯糕是家乡石港的传统茶食,雪白松软、香甜可口、凉而不硬,糕里是流质的馅儿。小时候奶奶带我上街总会买给我,她让我小心地咬一口,慢慢吮食。但小小的我稍不注意,就会弄得嘴角都是馅汁儿。

甯糕是应时茶食,每年上市时间不长。石港有多家茶食店做甯糕,品尝之后还是觉得小时候经常吃的那家最正宗。

清明前后,带上几盒送给亲朋好友是不错的选择哟。



洗手做羹汤



丁维香

我不擅厨艺,主要是觉得费时费力去做一顿饭不值得。老王在家的时候倒是愿意做饭,可是他不论做什么菜都是重盐重油,既不可口又不健康。还是我亲自上阵吧,几乎整个上午都在厨房里,洗、切、配、炖、烧、煮,累得腰酸背痛。

老王买菜天马行空,有些比较高档的食材我根本就不会做,又不能浪费了。只好硬着头皮,勉为其难。

手机摆在灶台上,依葫芦画瓢,按网上说的流程一步一步操作。有些配菜、佐料并没有确定的数量,只说“少许”“适量”,虽说做菜不是搞化学实验,不要那么精确,但有时口味的好坏就在做菜人手上的毫厘之间,要慢慢积累经验。

做得多了,熟能生巧,现在厨房的十八般武艺,离精通还差十万八千里,但是不那么笨手笨脚了。

渐渐地,不再觉得做饭是负担,也从中体会到了一些乐趣。生活不只有诗和远方,也有一日三餐的人间烟火。

棠笺



彭常青

清明前的雨丝总带着海棠的香气。那些粉白花瓣沾了水汽,像被泪水润湿的信笺,一片片落在青石板上。我俯身拾起一瓣,纹路里藏着曾祖母折海棠枝时弯曲的指节。

记得小时候这时节,曾祖母总要剪几枝半开的海棠供在案头。她说花开到七分最好,余下三分留给时光去圆满。如今案前换成了线香袅袅,我却总幻听到花苞绽开的簌簌声,像老人絮语般的温柔。海棠不似桃李灼灼,素白里透着薄红,恰似褪色老照片里泛黄的笑颜。

祖父生前侍弄的海棠



树已亭亭如盖,新抽的嫩叶托着宿雨,将水珠轻轻抖落在供果盘里。我突然懂得清明为何总在花事最盛时到来——这满树繁花原是最庄重的祭文,用绽放的姿态诉说生命的轮回。

暮色漫过祭坛飞檐时,最后几片花瓣正随风旋落。它们掠过青砖黛瓦,拂

过新培的坟土,最终停驻在供桌烛台边。烛火摇曳中,褪色的花瓣竟泛出珠光般的色泽,仿佛先人隔着岁月投来的温润目光。

收拾供品时,我在香炉灰里发现几粒海棠种子。来年清明,一定会有新的花枝在旧地摇曳,替我们续写那些未尽的思念。

我的父亲



王炎

这幅画我整整画了一天,一片一片瓦,就是一件一件父亲的记忆。

四合院中间,是父亲栽的棕树,我也随着树慢慢



长大。

我父亲是文化宫电影院首任美工,每当父亲在影院大厅画画写字时,周围总有许多等候进场的观众在围看。那场景,那崇拜,我至今都记忆犹新。

父亲退休后,仍坚持午睡后坐在桌前写字,雷打不动。有一次,回家看父亲在为自己写碑文,当时很惊讶,对父亲说:这不吉利呀。父亲很豁达地说:自己准备好,就不麻烦别人了。

父亲高龄走后,我为父亲设计的墓碑就用了父亲的亲笔字。每当清明祭拜,看到父亲为自己留下的碑字,父亲的工作态度、生活态度历历在目。

春归顾家庄



灵,异

“外面冷,穿上!”今天回顾家庄前,妻子扔过来一条棉毛裤,叮嘱我必须穿上才让出门。近期我还一直穿着厚厚的外套,思维也一直停留在冬季,回到顾家庄



却发现其实春天早就来了,这边桃花开,那边菜花香,莺莺燕燕,到处姹紫嫣红,果然“春来无俗物,入眼皆成诗”。
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,父亲四五十年前在池塘边栽下五棵梨树,每年这个季节,一簇簇雪白的梨花缀满了枝头,如团团云絮,漫卷轻飘,惊扰了时光,安静了岁月。一阵风吹来,白色的花瓣飘落满地,充满了思念的味道。

父亲不觉已经离开我们23年,往事都已成追忆,“纵使相逢应不识,尘满面,鬓如霜。”清明节临近,写诗一首,聊以遣怀:

《春归顾家庄》

我裹紧冬衣撞进三月的豁口/柳枝正蘸着解冻

的河水写意/油菜花把金箔熔进满坡满野时/忽然被小绒鸭清澈的眼神烫住脚步

老梨树虬结的枝干上/深褐沟壑里沉睡半个世纪的密码/当风起时簌簌剥落的何止是花瓣/分明是父亲的老照片在时光里翻动

二十三年前他站在相同的位置/看新燕啄泥,衔走枯枝上的雪/而今那些簌簌坠落的碎玉/都成了我们共同的年轮

春色漫过青苔斑驳的井栏/我数着满地飘零的花瓣/那都是我写好,却未寄出的信/突然读懂春天穿针引线的手法/如何将离别绣成重逢的模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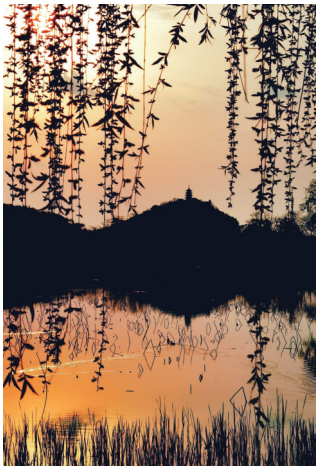
行行摄摄

暮色里的荷塘



张超

暮色里的荷塘还蜷缩着枯梗残叶,水鸟踩着霞光穿行其间。岸边的垂柳已褪去灰白,新抽嫩芽的枝条在随风摇曳。春寒料峭,乍暖还寒,而浩荡的春风正在万物间奔涌,那是大地苏醒的字节跳动。



乐活人生

花间一壶酒



小狮子巴图鲁

这几日樱花盛开,“七日之花”花期短暂,大家像过节一样赶着去赏樱,忙着拍照拍视频打卡,当然最惬意悠闲的,还是在樱花树下铺张野餐垫子,或是排场更大些,摆上户外桌椅,坐下来赏樱、喝茶、聊天,偶有轻风拂来,顿时花落胜雪。

有棵樱花树下坐了四位看穿着打扮就颇有艺术范的大叔,正兴致勃勃地讨论着什么。而那棵樱花树的树杈中间,居然还放着一壶酒。我的脑子里立刻跳出了李白的那句“花间一壶酒”,只是大诗人“独酌无相亲”,只得“举杯邀明月,对影成三人”,而这四位大叔不仅有花有酒,更有大好春光、老友相伴,相较李白的虽疏狂洒脱却到底是难掩落寞,显然这四位大叔老友相聚,更为恣意快活。

